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一季

大海里的石头

张前



那天去海边游玩,正逢退潮,大片嶙峋的石头渐渐裸露出来。

“我听见石头在哭。深夜里,石头捂住大海的胸口。”面朝大海,忽然想起诗人亚夫的这句诗。轻轻吟诵,不由得想到了连绵的海床、高耸的小岛……原来,大海背后站着的,一直都是沉默无言的石头!

石头是大海之下的“托举者”。从浅海到深渊,一块挨着一块,一层叠着一层,是石头结结实实地撑起了整个海洋的重量。最高的山峰不在陆地,而在大海——有些蜿蜒在深海之下的山脉,比珠穆朗玛峰还要巍峨,却甘愿隐没在千米深海之下,不见天日,不争目光。它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,被埋进最深处的黑暗里,几亿年不曾翻身,却始终稳稳地托举着上方沸腾的波澜。试想,如果没有石头,海水将安放何处?

石头是大海边界的“框定者”。涨潮时,海水咆哮着扑上来,想把大地一口吞下,是石头硬生生顶住了这股蛮力;退潮时,浪舌不甘心地舔着石壁退走,留下满地的泥沙和泡沫,而石头依旧立在那里,沉默如初。海岸边,那些嶙峋的礁石、陡峭的崖壁筑起坚固的屏障,任凭浪潮日夜撕咬、拍打,不躲,也不喊疼。海边的石头最明白:如果没有它们,大海将肆意横流,山河改道,万物失衡。大海得以成其为海,背后靠的正是这些甘受拍打的石头啊!

石头是大海中央的“引航者”。那些散落在汪洋深处的孤岛、隐没于潮汐

之间的礁石,像是大海刻意留下的路标。它们远离陆地,被无边的海水包围,日夜与孤独为伴。然而,当迷航的船只只望见那孤悬海外的小岛,当疲惫的飞鸟寻到那一方立足的礁石,它们便不再是沉默的石头,而是希望,是归途。石头甘愿把自己钉在最荒凉的位置,不奢求感谢,不渴望陪伴,只为在茫茫大海上,给漂泊者一个方向,给倦鸟一处歇脚。

石头是大海滩头的“缓冲者”。当狂怒的浪潮从深海席卷而来,携着万钧之力想摧毁一切时,最先迎接这股暴烈的,是海边那些细碎的砂石。它们没有悬崖的坚硬,也没有礁石的倔强,却以最柔软的身段,一点点消解着大海的脾气。日复一日,砂石默默卸掉了大海的压力,让狂暴的波浪在这里变得温顺,最终化作平缓的潮汐。不仅如此,这一片片不起眼的滩涂,还为贝类提供了栖所,为水草铺开了温床,让鱼虾得以繁育……石头从不声张,却用最朴素的胸怀,把惊涛骇浪抚平成生生不息的家园。

石头之于大海:不争光芒,却撑起万丈波澜;不言疼痛,却守住天地秩序;不求回报,却指引迷途,抚平狂怒、孕育生机。毋庸置疑,是石头,用亘古的沉默,成全了大海的雄浑与辽阔。

那天,离开海滩的时候,我刻意挑选了一块被海水冲刷得溜光滚圆的石头。我要把它带回家,摆在我的案几上。

这时候,水面上泛起层层小水花,像是在开“搬家派对”,几条小青蛇跟着蛇妈妈匆匆溜走,青蛙们也纷纷跳出小水沟,逃往安全的水域。在大伙的不懈努力下,池塘的水终于见底。摸鱼大战正式开启!我们在泥水里摸来摸去。在摸索的过程中,还意外发现了翠鸟的巢穴,怪不得感觉池塘里的鱼不多。不过,收获的这些鱼,也足够大伙美餐一顿。

每个人都弄得浑身是泥,心想这下回去肯定得挨一顿“竹笋炒肉”。抬眼望去,太阳红着脸躲在芦苇丛后面。意识到不能再贪玩,大伙赶忙背上割好的野芹菜,提着抓到的鱼,跨过芦苇荡,穿过树林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出乎意料的是,母亲并未过多责备,只是轻声叫我赶紧去自家的池塘洗洗。我抓起毛巾和上海牌香皂,一路飞奔到池塘边,纵身一跃,“扑通”一声,瞬间没入水中。不一会儿,又在池塘中间冒出头来,池塘里的鱼纷纷给我让路,仿佛在说:“大侠,您慢走!”

这时,姐姐在远处喊我吃饭。我在池塘边的木凳上洗净身子,池塘与家之间,隔着一百米距离。吃完饭,我搬来竹床,放在自家的树林里纳凉,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。夏天的风太过温柔,像个催眠师,不一会儿,我便在这轻柔的微风中呼呼大睡。若不是那恼人的黄蜂在旁边嗡嗡叫个不停,像个坏脾气的闹钟,我怕是还醒不来。醒来后,我把竹床搬回屋内,便去菜园给菜地浇水,顺便摘几个甜瓜,砍下一根甘蔗,满心欢喜地带回家。这些吃的喝的,都不用花一分钱,生活过得逍遥自在,像个小神仙。

生活还在继续,可那些满脸泥巴、目之所及皆是鸟语花香的美好岁月,却再也回不去了。

麦香渐浓时

陈泽闻

暖风翻动原野,蜻蜓轻轻掠过新涨的河汉。一场酝酿已久的细雨,浸润了干裂许久的田畴。青青禾苗舒展着叶脉,把整个初夏举过头顶。

几声布谷的啼鸣穿过村庄,唤醒麦穗深处沉睡的金黄。起伏的麦浪奔跑,像乡野写给岁月的长诗。日光从树隙缓缓落下,照亮了人间渐丰的烟火。

炊烟升起时,老屋旁檐下挂着擦亮的竹筛,闪着五月温润的光泽。庄稼人藏在心底的期盼,随着麦香一寸寸浓起来。此刻,父亲杯中的米酒,比暮色更加醇厚绵长。

桌上碟新腌的青梅,与刚出锅的热粥相伴,恰好说尽生活的意味。尝得四季清苦与甘甜,方知小满最是人间好时节。

老宅

龙檀石

漫长的雨季似乎早已开场,

零零碎碎。

老宅的残墙依旧矗立,直挺挺地,

纵然翻新在即。

五月的梦里,

我生怕自己两手空空,便匆匆执笔,

祈愿老宅前的池塘里万星齐转。

我终是故乡的远行者,周身羁绊早已埋了半截,和老宅门框石下的碎瓦别无两样。

后山的竹林成片成片,不声不响,

仿佛洞察了世间的一切。

嵌满苔藓的墙缝里,

分明还藏着当年的倔强,藏着炽热的梦。

老宅终将重新上梁,和稻草垛一道,令我魂牵梦萦。

乡间夏趣

乔志兵



遥想当年,夏日的风像个调皮的孩子,总爱在清晨把人摇醒。窗外的鸟儿不只是独自啼鸣,反倒像在举办热闹的演唱会,叽叽喳喳地催我:“快起来!快起来!”我揉揉眼睛,夏风轻轻吹过脸庞,树叶沙沙作响。不远处,啄木鸟医生正挥动着尖硬的喙,“哒哒哒”地给大树爷爷看病。

那时候的我们,脑子里都有探险家的梦想。虽然走路像做贼一样小心,但倒霉的时候,鸟屎还是会像空投炸弹一样,精准地“啪”一声,落在衣服上。不过,这点小插曲怎么能阻挡我们寻宝的步伐?我们的目标是江边的“野芹菜王国”。去那儿要穿过一片神秘的芦苇迷宫,大家手里挥舞着镰刀,一边开路一边互相提醒:“小心!有蛇!”

到了江边,哇!野生芹菜长得比我还高,足足有一米多!家里的猪要是知道我带了这么丰盛的“大餐”回去,肯定得乐得直哼哼。我们挥舞着镰刀,像割麦子一样,割得那叫一个欢。当然,我们可是有原则的“小农夫”,只割叶子不挖根,因为用不了一个月,这些“小精灵”又会冒出来,让我们再来收割一次。

干完“农活”,我们直奔附近的小池塘。反正周围没人管,我们干脆脱了鞋袜,光着脚丫子就往水里冲。清凉的池水包裹着双脚,舒服得让人想大喊一声。眼尖的伙伴突然发现了一个地笼,满心欢喜地把它拉上来,里面有半斤重的泥鳅,还有几只小青蛙和小鲤鱼。这可犯了难,东西不够分呀!大伙一合计,决定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我们齐心协力用泥巴筑起一个小水坝,再用水瓢往外舀水。大家干得热火朝天,半个小时过去,池塘里的水就少了一半。